

如夢幻泡影 音樂中的「空」世界



進念·二十面體九月中將帶來多媒體舞蹈劇場《如夢幻泡影》，從《金剛經》中的偈語發想，將現場的吉他演奏與當代舞表演相結合，製造如真似幻的舞台空間。演出在時間與空間的概念上大膽實驗，音樂總監于逸堯與獲得2013年度叱咤樂壇唱作人銅獎的盧凱彤一起聯手，用音樂的獨特鋪排來展現他們心中的「空」的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是佛教《金剛經》中著名的四句偈語。說的是世間的一切，無論人、事、物皆在生滅與無常中。知道了這個道理，就無需再念念相續，繼而心生束縛。「如夢幻泡影」從字面看，頗有一點浪漫色彩，用它來形容一個演出，平添幾分玄妙氣息。

「如夢幻泡影，最實在的是個『如』字」

演出的音樂總監于逸堯首次接觸到佛教理念，早在十多年前。當年，他和楊千樺做一張音樂大碟，寫了一支歌交給林夕填詞，最後的歌名叫《電光幻影》，裡面融入了許多佛家的概念。最後，整張大碟也用「電光幻影」來命名，後來他才慢慢發現，所謂的「電光幻影」，與亦舒的同名小說沒太大關係，而是來自「如夢幻泡影，如露又如電。」到現在，做完《如夢幻泡影》舞台劇，讀過了《金剛經》，于逸堯對這句話有了新的理解。「其實佛經裡面，或者佛教想要傳達給大家的概念，都是一些可以領悟、沒有實體的關於事物的觀點，裡面很微妙地包含着對於一些看不到摸不着的東西的相信。」但這些概念如何傳達、如何與人溝通、如何使大家可以共享呢？一句「如夢幻泡影」就如同一個中介、一座橋樑，用一些具體的、外在的形象來解釋無法捉摸的概念，讓大家得以明白、體會不能言傳的抽象思想。「其實我們做劇場、音樂，也是打造一個中介，令我可以將一些東西傳達，有些人就可能會接收到，人與人之間需要這個橋樑。」于逸堯說，「大家聽佛經傳道，佛陀放出光來，大家就明白了。那是甚麼呢？那是悟，其實那道光不是光都一點不重要，那是一個絕好的比喻。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很多時候，如果你突然回頭，想道：我為甚麼要做這些東西，為甚麼要那麼辛苦。只要想回這個道理，就知道那個價值在哪裡——如果你不去建這個橋樑，很多東西我們可能『通』不了。我不能像佛陀那樣放光，但我可以做好劇場，做好音樂，做好這裡的這些。」

青年唱作人盧凱彤將在舞台上用不同的吉他詮釋自己的「如夢幻泡影」。對她來說，這五個字，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謂的夢、幻、泡、影，都是很虛無的狀態，唯一一個「如」字最實在，也最難做。「就像你寫歌詞，或是寫詩，比如你會說『愛情的失敗如街

道突然有一道裂縫』，或者『愛情的喜悅如同春天提早來臨』，『如』字好好用，它是你如何去形容這個世界的鑰匙，我的世界就是建立在『如』字上的，『如夢幻泡影』，後面的都不重要，『如』字最讓我期待，讓我能夠進入夢幻泡影的境界，但它又是最不起眼的。」在舞台上，她彈奏多把不同的吉他，甚至用吉他扮古鋼琴演奏，聲音時幻時真，讓觀眾沉浸在虛虛實實的世界中。

「沒有一種媒介，比音樂更『空』。」

既然是「空」，用音樂怎麼表達？「很適合哦，因為沒有一種媒介，空得過音樂。」于逸堯笑着說，「舞蹈也空，但至少還有個『身體』在那裡。看雕塑，大家可以一起觸摸，聽音樂，要怎麼去說呢？為甚麼聽這個音樂會覺得『暖』？像春天？好像在海邊？解釋不了哦，但音樂就是這樣，把一些很抽象、難以用其他方式傳達的感覺，透過音符傳遞。我當年開始認真地去寫歌時，才開始領悟這個道理。不知道為甚麼，歌裡面總是能裝載一些情感，而那個情感可以透過歌讓大家去share。而且，在所有的藝術形式中，音樂和時間最有關係，如果沒有時間，基本上就沒有音樂。我們經常說過去、未來、現在，佛教則總講當下。如果你真的要去顧及當下在這個空間中存在着的你，正正和音樂有個很微妙的連結。」

演出的時間設置很有意思。導演胡恩威解釋說，是以十六分鐘為單元，分成五個單元，而每個十六分鐘又有自己的結構。第一個十六分鐘由十六個一分鐘組成；第二個由八個兩分鐘組成；第三個由四個四分鐘組成；第四個由兩個八分鐘組成；第五個由一個十六分鐘組成。於是在音樂的創作上，相應也有了不同的結構。一分鐘的音樂可以有多鬆，又可以有多實？什麼樣的音樂放在八分鐘裡剛剛好，什麼樣的音樂放在十六分鐘中還嫌不夠？……裡面有着十足的創造空間。

演出中，每一把吉他也顯露不同的音色，有時是它的真聲，有時好像又不是；演奏者明明站得很近，但為何聲音卻好像很遠？甚麼是真，甚麼又是假？音樂的設計與鋪排嘗試去打造不同的層次，而其中的微妙之處要等觀眾自己體會。

2013年獲得叱咤樂壇唱作人銅獎的盧凱彤，形容這次的演出經驗就像是「一場修行」，與平時開演唱會或者live演奏會完全不同。「我最

喜歡的一幕是用吉他扮古琴，真是讓我大開眼界。之前阿于已經發了很多別人彈古琴的Youtube給我，哇，真是很新奇的音樂，就算是外國人去學，都要先坐下，靜默三十秒，然後才起手，動作很慢的。我是白羊座的嘛，這和我完全是相沖的。之前在台北表演時候，三場每場我的狀態都不一樣。原來我要去找的，不是要去彈哪粒音，怎麼去掌握節奏來營造戲劇和娛樂效果，而是整個人要去到一種無我的狀態，如夢幻泡影。到第三場，我覺得開始稍微做到一點點，因為當下我一彈完，已經不記得自己彈過些甚麼，沒有憂慮，但是比前兩場更集中精神。原來活在當下，其實是你百分百分focus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然後很focus地忘記它。以前開演唱會或現場演奏，集中精神是要求自己不可以彈錯，不可以忘歌詞，其實這不是集中精神，而是擔心與恐懼。但在《如夢幻泡影》中，要相信恐懼並不存在，只有你和你的吉他，還有身邊的舞者。如果可以一點點進入這無我狀態，其實是很舒服的。無重狀態中的我，原來是這麼自在。」



《如夢幻泡影》

時間：9月19日至20日 晚上8時15分
9月21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香港現代舞在北京

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 運用民政事務局「為主要演藝團體而設的具競逐元素的資助試驗計劃」撥款，舉辦2014年「中國網絡計劃」，在7月21日「香港舞蹈日」為主題、資助十名(組)香港新晉編舞及兩名舞蹈界從業員，包括筆者在內，在「北京舞蹈雙週」參與演出及研討會活動。CCDC作為九大藝團之一，推動現代舞發展雖然責無旁貸，然而把資助投放在與藝團直接相關的活動之外，雖然可以惠及相關藝術形式整體提升，百花齊放，但也可能為自己製造競爭對手。故此CCDC在此計劃中展現的氣度，別具參考價值。

「香港舞蹈日」在西城區繁星戲劇村舉行，由上午11時至下午5時，發表作品的編舞包括徐奕婕、施卓然、黃志榮、李家祺、白濶銘、黃碧琪、陳俊璋、黃美玉、梁芷茵、李思聰、王丹琦及郭曉靈。他們資歷各異，但除了少數年資較淺的，其餘都曾獲藝發局或康文署資助發表長篇作品。

今次到北京，面對文化背景既共通又差異甚大的觀眾，作品長度和展現方式亦必須因應演進要求而剪裁，眾人可能因而經歷新的考驗，所以不管結果如何，這都是一次非常寶貴的經驗。在這層面上帶來最大驚喜的，對筆者來說是在「香港舞蹈日」群組以外、但同日在解放軍歌劇院上演的《購人心弦》。這台由龐智筠編舞的CCDC作品去年在港演出，

評價參差；今次在京演出的新版本，舞段經過調動或重新創作，舞美比香港版簡化，意涵卻更豐富，結構更完整，概念哲思也見提升。龐氏個人努力誠然功不可沒，難得的是她得到這個面向昨天的自己的機會。香港舞台重演文化薄弱，海外演出對創作成長尤其重要。

個別的北京觀眾雖然在劇院內偶有不夠文明的舉措，但整體來說熱情面對演出者，這可能純粹出於禮貌，也可能是某些演出對他們來說仍屬新鮮，當然我衷心希望掌聲與叫聲都是發自內心的讚賞。

「香港舞蹈日」翌日我有機會與觀眾分享他們的意見。他們大部分從事舞蹈專業，但意見很少涉及技巧方面，反而喜歡以自身經驗與作品來個平等對話。在香港的演後藝人談中我們很多時聽到觀眾要求理性的解釋，為概念和展現建立因果關係，追求「明白」多於「感應」，這可能與香港事事要效率和回報的社會心態有關吧。內地藝術發展正面對快速商業化的挑戰，希望在北京感受到的觀眾心態能夠得以保存和發展，讓觀眾素質成為推動創作往前走的力量。

文：李海燕

香港舞蹈日在北京圓滿結束。



CCDC提供

新版《雲南映像》羊城上演 楊麗萍：讓新人挑起大樑

8月2、3日，楊麗萍攜新版《雲南映像》登陸廣州大劇院，這一次她選擇顏頤出席小型媒體見面會，還是讓人為之一驚。自言「人要服老」的楊麗萍在接受採訪時，沒有了舞蹈藝術家不食人間煙火的模樣。聊起目前的事業，她有一個大家長式的憂慮和期待。聊到商業演出，她也坦言，200號人的劇團需要擺脫家長制的管理，引進專業人才來打點。如今，她的關注點更多的放在創作上，手頭正醞釀着音樂劇《五朵金花》的打造。

還能跳出10年前的民族感情

10年，4輪巡演。楊麗萍帶着原生態的《雲南映像》走過了中國內地48個城市，以及日本、美國、巴西、阿根廷和中國台灣、香港等多個國家和地區。正在穗上演的版本是《雲南映像》第五輪的巡演。楊麗萍難掩欣喜地表示：「經過全新音響、燈光等現代技術的再打磨，成為新的《雲南映像》。」此次新版巡演，在楊麗萍看來，作品本身的「魂」沒變，「用歌舞的方式，把雲南少數民族對天地、自然的情感表現出來，不論是10年前還是10年後，都是一樣的。它不會因時間而改變，也不會因舞者而改變，由我來跳或是由新生代演員來跳，這種在祖先印跡中找到自己印跡的傳統，永遠不變。」

楊麗萍非常耐心地分享了新版《雲南映像》的創作，在保持了舊版的主體創作上，為了讓作品中所包羅的雲南彝族、佤族、藏族、哈尼族、傣族、納西族、白族等民族生活原型、民族宗教活動的盛世場景得以展現，楊麗萍和她的團隊將包括帕尼燈在內的600餘支燈所變化出的燈光效果，插秧鼓、象腳鼓、太陽鼓等68面鼓的鼓風鼓韻、民族村寨中收集的600餘套純手工民族織繡的服裝和繡花鞋，都搬上了舞台。

不同的是，舞台音響、燈光效果升級了。原來3聲道的音響，這次全換成了5.1環繞立體聲，還特別請了北京的混響師重新打造聲效，全新的聲光電強化了傳統的原始符號，舞台呈現效果肯定比過去要好。

粵港觀眾掏錢買票很積極

自2011年後，楊麗萍逐漸從《雲南映像》的舞台上隱身，轉向了

幕後。「人要服老，新人一定會出來，挑起大樑。對任何一部經典來說，作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哪個明星。就像《天鵝湖》，烏蘭諾娃跳也好，其他人跳也好，斗轉星移，表演者層出不窮，但絲毫不會削弱作品本身的力量。」

如今，楊麗萍把新版《雲南映像》放心交到了新一代演員手中，曾在「昆明駐場版」中替代楊麗萍角色的楊武，成了新版的女主演。10年前首演就活躍在舞台上的男領舞蝦蝦，仍然跳着。「這批演員難能可貴的就是堅持，不放棄。不管時代怎麼變遷，體現生命最本質的一些東西，永遠不會過時，這恰恰是《雲南映像》最寶貴的氣質。」

在雲南大理的日子，楊麗萍近期正忙着和各方籌備蓋一座劇場，作為音樂劇《五朵金花》的駐場演出地。身為白族人，楊麗萍一直想要創作一部屬於白族的作品，電影《五朵金花》給了她啟發。

「我們白族人的音樂旋律感，甚至要比舞蹈更發達，《五朵金花》這個題材，實在是太適合做音樂劇了。」她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心願就是要把《五朵金花》做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音樂劇。

而另一邊，她也對如今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存疑。「現在我們的原創音樂劇走入一個誤區，創作風格都偏向老龍匯式，其實，中國民族音樂有很多特色可借鑒。」而談及多次來粵演出的經歷以及收到的觀眾回饋，楊麗萍說，兩地演出場所等硬件設施這些毋須多言，最令她動容的是粵港兩地的觀眾都是非常願意掏錢買票看自己喜歡的演出，這樣的支持對於每一個演出團體都是最大的支持。而且不管自己在廣州還是在香港演出，都會有觀眾一路追隨，還好粵港來往便利讓他們不會太辛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素顏出席的楊麗萍侃侃而談自己的創作與事業。